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



梁山泊義士尊見



郭城縣月
夜走到唐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

第二十回

梁山泊義士尊晁蓋 鄆城縣月夜走劉唐

手

豪傑 相聚義間 罡星煞曜降塵寰 王倫奸詐遭

誅戮 晁蓋仁明主將班 魂逐斷雲寒冉冉 恨隨

流水夜潺潺 林冲火併真高誼 凜凜清風不可攀

話說林冲殺了王倫手拿尖刀指着衆人說道據林冲雖
係禁軍遭配到此今日爲衆豪傑至此相聚爭奈王倫心
胸狹隘嫉賢妬能推故不納因此火併了這廝非林冲要
圖此位據着我胸襟胆氣焉敢拒敵官軍剪除君側元兇

首惡今有晁兄仗義踈財智勇足備方今天下人聞其名無有不伏我今日以義氣爲重立他爲山寨之主好麼衆人道頭領言之極當晁蓋道不可自古強兵不壓主晁蓋強後只是個遠來新到的人安敢便來占上林冲把手向前將晁蓋推在交椅上叫道今日事已到頭請勿推却若有不從者將此王倫爲例再三再四扶晁蓋坐了林冲喝道衆人就下亭前參拜了一面使小嚶囉去大寨裡擺下筵席一面叫人擡過了王倫屍首一面又着人去山前山後喚衆多小頭目都來大寨裡聚義林冲等一行人請晁蓋上了驕馬都投大寨裡來到得聚義廳前下了馬都上廳來衆人扶晁天王去正中第一位交椅上坐定中間焚

起一爐香來林冲向前道小可林冲只是個麤鹵匹夫不過只會些鎗棒而已無學無才無智無術今日山寨天幸得衆豪傑相聚大義既明非比往日苟且學究先生在此便請做軍師執掌兵權調用將校須坐第二位吳用答道吳基村中學究胸次又無經綸濟世之才雖只讀些孫吳兵法未曾有半粒微功怎敢占上林冲道事已到頭不必謙讓吳用只得坐了第二位林冲道公孫先生請坐第三位晁蓋道却使不得若是這等推讓之時晁蓋必須退位林冲道是兄差矣公孫先生名聞江湖善能用兵有鬼神不測之機呼風喚雨之法誰能及也公孫勝道雖有些小之法亦無濟世之才如何便敢占上還是頭領請坐林冲

道今番克敵制勝誰人及得先生良法正是鼎分三足缺一不可先生不必推却公孫勝只得坐了第三位林冲再要讓時晁蓋吳用公孫勝都不肯三人俱道適蒙頭領所說畀分三足以此不敢違命我三人占上頭領再要讓人時晁蓋等只得告退三人扶住林冲只得坐了第四位晁蓋道今番須請宋杜二頭領來坐那杜遷宋萬見殺了王倫尋思道自身本事低微如何近的他們不若做個人情苦苦地請劉唐坐了第五位阮小二坐了第六位阮小五坐了第七位阮小七坐了第八位杜遷坐了第九位宋萬坐了第十位朱貴坐了第十一位梁山泊自此是十一位好漢坐定山前山後共有七八百人都來廳前參拜了分

卷之三
行

立在兩下晁蓋道你等衆人在此今日林教頭扶我做山寨之主吳學究做軍師公孫勝同掌兵權林教頭等共管山寨汝等衆人各依舊職管領山前山後事務守備寨柵灘頭休教有失各人務要竭力同心共聚大義再教收拾兩邊房屋安頓了阮家老小便教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綱金珠寶貝并自家莊上過活的金銀財帛就當廳賞賜衆小頭目并衆多小嘍囉當下推牛宰馬祭祀天地神明慶賀重新聚義衆頭領飲酒至半夜方散次日又辦筵宴慶會一連吃了數日筵席晁蓋與吳用等衆頭領計議整點倉廩修理寨柵打造軍器鎗刀弓箭衣甲頭盔準備迎敵官軍安排大小舡隻教演人兵水手上船廝殺好做罷備

自卷三
秀不家
致不同

不在話下自此梁山泊十一位頭領聚義真乃是交情渾似股肱義氣如同骨肉有詩爲証

古人交誼斷黃金 心若同時誼亦深 水滸請看忠義士 死生能守歲寒心

因此林冲見晁蓋作事寬洪疎財仗義安頓各家老小在山驀然思念妻子在京師存亡未保遂將心腹備細訴與晁蓋道小人自從上山之後欲要搬取妻子上山來因見王倫不定難以過活一向蹉跎過了流落東京不知死活晁蓋道賢弟既有寶眷在京如何不去取來完聚你快寫書便教人下山去星夜搬取上山來以絕心念多少是好林冲當寫下了一封書叫兩個自身邊心腹小嘍囉下山

去了不過兩個月回來小叟囉還寨說道直至東京城內
殿帥府前尋到張教頭家問說娘子被高太尉成逼親事
自縊身死已故半載張教頭亦為憂疑半月之前染患身
故止剩得女使錦兒已招贅丈夫在家過活訪問鄰里亦
是如此說打聽得真實回來報與頭領林冲見說了潸然
淚下自此杜絕了心中掛念晁蓋等見說了悵然嗟嘆山
寨中自此無話每日只是操練人兵準備拒敵官軍忽一
日衆頭領正在聚義廳上商議事務只見小叟囉報上山
來說道濟州府差撥軍官帶領約有一千人馬乘駕大小
舡四五百隻見在石碣村湖蕩裡屯住特來報知晁蓋大
驚便請軍師吳用商議道官軍將至如何迎敵吳用笑道

不須兄長掛心吳某自有措置自古道水來土掩兵到將
迎此乃兵家常事隨即喚阮氏三雄附耳低言道如此如
此又喚林冲劉唐受計道你兩箇便這般這般再叫杜遷
宋萬也分付了正是西迎項羽三千陣今日先施第一功
且說濟州府尹點差團練使黃安并本府捕盜官一員帶
領一千餘人拘刷本處舡隻就石碣村湖蕩調撥分開舡
隻作兩路來取泊子且說團練使黃安帶領人馬上舡搖
旗納喊殺奔金沙灘來看漸近灘頭只聽得水面上嗚
嗚咽咽吹將起來黃安道這不是畫角之聲且把船來分
作兩路去那蘆花蕩中灣住看時只見水面上遠遠地三
隻舡來看那船時每隻舡上只有五個人四個人搖着雙

檣舡頭上立着一個人頭帶絳紅巾都一樣身穿紅羅紗襖手裡各拿着留客住三隻舡上人都一般打扮於內有人認得的便對黃安說道這三隻舡上三個人一個是阮小二一個是阮小五一個是阮小七黃安道你衆人與我一齊併力向前拿這三個人兩邊有四五十隻船一齊發着喊殺奔前去那三隻舡忽哨了一聲一齊便回黃圍練把手內鎗撚搭動向前來叫道只顧殺這賊我自重賞那三隻舡前面走背後官軍舡上把箭射將去那三阮去舡艙裡各拿起一片青狐皮來遮那箭矢後面船隻只顧趕趕不過三二里水港黃安背後一隻小舡飛也似攆來報道比不要趕我們那一條殺入去的舡隻都被他殺下

水裡去後把舡都奪去了黃安問道怎的着了那厮的手
小舡上人荅道我們正行舡時只見遠遠地兩隻舡來每
舡上各有五個人我們併力殺去趕他趕不過三四里水
面四下里小港鑽出七八隻小舡來舡上弩箭似我蝗一
般射將來我們急把舡回昨來到窄狹港口只見岸上約
有二三十人兩頭牽一條大筏索橫截在水面上却待向
前看索時又被他舡上灰瓶石子如雨點一般打將來眾
官軍只得弃了舡隻下水逃命我眾人逃得出來到旱路
邊看時那舡上人馬皆不見了馬也被他牽去了看馬的
軍人都殺死在水裡我們蘆花蕩邊尋得這隻小船兒還
來眾與圍練黃安聽得說了叫苦不迭便把白旗招動

衆舡不要去趕且一發回來那衆舡纏撥得轉頭未曾行動只見背後那三隻舡又引着十數隻舡都只是這三五個人把紅旗搖着口裡吹着胡哨飛也似趕來黃安却待把舡擺開迎敵時只聽得蘆葦叢中砲響黃安看時四下裡都是紅旗擺滿慌了手脚後面趕來的船上叫道黃安留下了首級妙。回去黃安把舡儘力搖過蘆葦岸邊却被兩邊小港裡鑽出四五十隻小舡來舡上弩箭如雨點射將來黃安就箭林裡奪路時只剩得三四隻小船了黃安便跳過快船內回頭看時只見後面的人一個個都撲桶的跳下水裡去了有和舡被拖去的大半都被殺死黃安駕着小快船正走之間只見蘆花蕩邊一隻船上立着劉唐

一撓鈎搭住黃安的舡托地跳將過來只一把攔腰捉住
喝道不要掙扎別的軍人能識水者水裡被箭射死不敢
下水的就船裡都活捉了黃安被劉唐扯到岸邊上了岸
遠遠的晁蓋公孫勝山邊騎着馬挺着刀引五六十人三
二十疋馬齊來接應一行人生擒活捉得一二百人奪的
舡隻盡數都收在山南水寨裡安頓了大小頭領一齊都
到山寨晁蓋下了馬來到聚義廳上坐定衆頭領各去了
戎裝軍器團圍坐下捉那黃安綁在將軍柱上取過金銀
段匹賞了小嘍囉點檢共奪得六百餘疋好馬這是林冲
的功勞東港是杜遷宋萬的功勞西港是阮氏三雄的功
勞捉得黃安是劉唐的功勞衆頭領大喜殺牛宰馬山寨

裡筵會自醞的好酒水泊裡出的新鮮蓮藕山南樹上自
有時新的菘杏梅李枇杷山棗柿栗之類魚肉鵝鶩品物
不必細說衆頭領只顧慶賞新到山寨得獲全勝非同小
可有詩爲証

水滸英鋒不可當 黃安捕捉太講張 戰船人馬俱
虧折 更把何顏見故鄉

正飲酒之間只見小嚶囉報道山下朱頭領使人到寨晁
蓋便喚來問道有甚麼事小嚶囉說道朱頭領探聽得有
一起客商約有十數人結聯一處今夜晚間必從旱路經
過特來報知晁蓋道正沒金帛使用誰可領人去走一遭
三阮道我弟兄們去晁蓋道好兄弟小心在意速去早來

我使劉唐隨後來策應你們三阮便下廳去換了衣裳跨了腰刀拿了朴刀悅又留客住點起一百餘人上廳來別了衆頭領便下山去就金沙灘把舡載過朱貴酒店裡去了晁蓋恐三阮擔負不下又使劉唐點起一百餘人教領了下山去接應又分付道只可善取金帛財物切不可傷害客商性命劉唐去了晁蓋到三更不見回報又使杜遷宋萬引五十餘人下山接應晁蓋與吳用公孫勝林冲飲酒至天明只見小嘍囉報喜道三阮頭領得了二十餘輛車子金銀財物并四五十疋驢騾頭口晁蓋又問道不曾殺人麼小嘍囉答道那許多客人見我們來得勢頭猛了都掖下車子頭口行李逃命去了並不曾傷害他一個晁

蓋見說大喜我等初到山寨不可傷害於人取一錠白銀賞了小嘍囉四個將了酒果下山來直接到金沙灘上見衆頭領盡把車輻扛上岍來再叫撐舡去載頭口馬疋衆頭領大喜把蓋已單教人去請朱貴上山來筵宴晁蓋等衆頭領都上到山寨聚義廳上簸箕掌椅圈坐定叫小嘍囉扛擡過許多財物在廳上一包包打開將絲帛衣服堆在一邊行貨等物堆在一邊金銀寶貝堆在正面衆頭領看了打劫得許多財物心中歡喜便叫掌庫的小頭目每樣取一半收貯在庫聽候支用這一半分做兩分廳上十一位頭領均分一分山上山下衆人均分一分把這新拿到的軍健臉上刺了字號選壯浪的分撥去各寨喂馬

砍柴軟弱的各處看車切草黃安鎖在後寨監房內晁蓋道我等今日初到山寨當初只指望逃災避難投托王倫帳下爲一小頭目多感林教頭賢弟推讓我爲尊不想連得了兩場喜事第一贏得官軍收得許多人馬舡隻捉了黃安二乃又得了若干財物金銀此不是皆托衆弟兄的才能衆頭領道皆托得大哥的福廕以此得采晁蓋再與吳用道俺們七人弟兄的性命皆出于宋押司朱都頭兩個古人道知恩不報非爲人也今日富貴安樂從何而來早晚將些金銀可使人親到鄆城縣走一遭此是第一件要緊的事務再有白勝陷在濟州大牢裡我們必須要緊去救他出來吳用道兄長不必憂心小生自有剖割宋押

司處酬謝之恩早晚必用一個兄弟自去白勝的事可教
募生人去那里使錢買上囑下鬆寬他便好脫身我等且
商量屯糧造船製辦軍器安排寨柵城垣添造房屋整頓
衣袍鎧甲打造刀鎗弓箭防備迎敵官軍晁蓋道既然如
此全仗軍師妙策指教吳用當下調撥衆頭領分派去辦
不在話下且不說梁山泊自從晁蓋上山好生興旺却說
濟州府太守見黃安手下逃回的軍人備說梁山泊殺死
官軍生擒黃安一事又說梁山泊好漢十分英雄了得無
人近傍得他難以收捕抑且水路難認港汊多穰以此不
能取勝府尹聽了只叫得苦向太師府幹辦說道何清先
折了許多人馬獨自一個逃得性命回來已被割了兩個

耳朶自回家將息至今不能痊去的五百人無一個回來因此又差團練使黃安并本府捕盜官帶領軍兵前去追捉亦皆失陷黃安已被活捉上山殺死官軍不知其數又不能取勝怎生是好太守肚裡正懷着鬼胎沒個道理處只見承局來報說東門接官亭上有新官到來飛報到此太守慌忙上馬來到東門外接官亭上望見塵土起處新官已到亭子前下馬府尹接上亭子相見已了那新官取出中書省更替文書來度與府尹太守看罷隨即和新官到州衙裡交割牌印一應府庫錢糧等項當下安排筵席管待新舊太守備說梁山泊賊盜浩大殺死官軍一節說罷新官面如土色心中思忖道蔡太師將這件勾當擡舉

我却是此等地面這賊府分又沒強兵猛將如何收捕得
這夥強人倘或這廝們來城裡借糧時却怎生奈何舊官
太守次日收拾了衣裝行李自回東京聽罪不在話下且
說新官宗府尹到任之後請將一員新調來鎮守濟州的
軍官來當下商議招軍買馬集草屯糧招募悍勇民夫智
謀賢士准備收捕梁山泊好漢一面申呈中書省轉行牌
仰附近州郡併力勦捕一面自行下文書所屬州縣知會
收勦及仰屬縣着令守禦本境這箇都不在話下且說本
州孔目差人賞一紙公文行下所屬鄆城縣教守禦本境
防備梁山泊賊人鄆城縣知縣看了公文教宋江迭成文
案行下各鄉村一體守備正是

一紙文書火急催 官司嚴督勢如雷 只因造下迷

天罪 何日金雞放赦回

且說宋江見了公文心內尋思道晁蓋等衆人不想做下這般大事犯了大罪劫了生辰綱殺了做公的傷了何觀察又損害了許多官軍人馬又把黃安活捉上山如此之罪是滅九族的勾當雖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於法度上却饒不得倘有疎失如之奈何自己一個心中納悶分付賄書後司張文遠將此文書立成文案行下各鄉各保自理會文卷宋江却信步走出縣來去對過茶房裡坐定吃茶只見一個大漢頭戴白范陽毡笠兒身穿一領黑綠羅襖下面腿綁護膝入搭藤鞋腰裡跨着一口腰刀背着一

個大包走得汗雨通流氣急喘促把臉別轉着看那縣裡
宋江見了這個大漢走得蹣蹩慌忙起身赴山茶坊來跟
着那漢走約走了二三十步那漢回過頭來看了宋江却
不認得宋江見了這人畧有些面熟莫不是那里曾厮會
來心中一時思量不起那漢見宋江看了一回也有些認
得立住了脚定睛看那宋江又不敢問宋江尋思道這個
人好作怪却怎地只顧看我宋江亦不敢問他只見那漢
去路邊一個篋頭舖裡問道大哥前面那個押司是誰篋
頭待詔應道這位正是宋押司那漢提着朴刀走到面前
唱個大喏說道押司認得小的麼宋江道足下有些面善
那漢道可借一步說話宋江便和那漢入一條僻靜小巷

那漢個酒個酒店裡好說話兩個上到酒樓揀個僻靜門
兒裡坐下那漢倚了朴刀解下包裹撇在桌子底下那漢
撲翻身便拜宋江慌忙答禮道不敢拜問足下高姓那人
道大恩人如何忘了小弟宋江道兄長是誰真個有些面
熟小人失忘了那漢道小弟便是晁保正莊上曾拜識尊
顏蒙恩救了性命的赤髮鬼劉唐便是宋江聽了大驚說
道賢弟你好大胆早是沒做公的看見險些兒惹出事來
劉唐道感承大恩不懼怕死特地來酬謝大恩宋江道晁
保正弟兄們近日如何兄弟誰教你來劉唐道晁頭領哥
哥再三拜道這恩人得蒙救了性命如何不報見今做了
梁山泊主都頭領吳學究做了軍師公孫勝同掌兵權於

冲一力維持火併了王倫山寨裡原有杜遷宋萬朱貴和
俺弟兄七個共是十一個頭領見今山寨裡聚集得七八
百人糧食不計其數只想見長大恩無可報答特使劉唐
賚書一封并黃金一百兩相謝押司并朱雷二都頭劉唐
便打開包裹取出書來遞與宋江看罷拽起褶子前襟摸
出招文袋打開包兒時劉唐取出金子放在卓上宋江把
那封書就取了一條金子和這書包了插在招文袋內放
下衣襟便道賢弟將此金子依舊包了還放卓上且坐隨
即便喚量酒的打酒來叫大塊切一盤肉來鋪下些菜蔬
果子之類叫量酒的篩酒與劉唐吃看看天色晚了劉唐
吃了酒把卓上金子包打開要取出來宋江慌忙攔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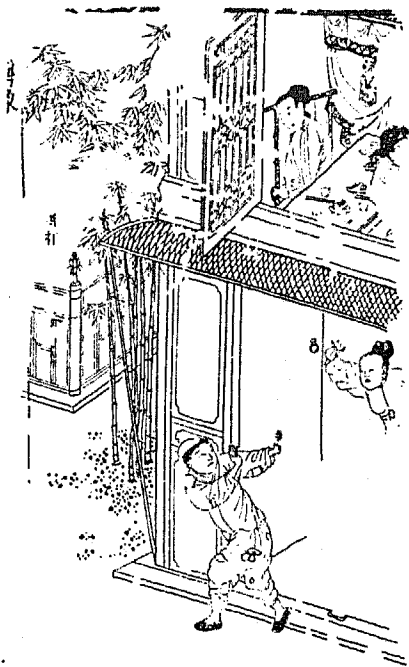
賢弟你聽我說宋江道你們七個弟兄初到山寨正要銀使用宋江家中頗有些過活且放在你山寨裡等宋江缺少盤纏時却教兄弟宋清來取今日非是宋江見外于內受了一條朱仝那人也有些家私不用與他我自與他說知人情便了雷橫這人又不知我報與保正况兼這人貪賭倘或將些出去賭時他便惹出事來不當穩便金子切不可與他賢弟我不敢留你相請去家中任倘或有人認得時不是要處今夜月色必然明朗你便可回山寨去莫在此擔閣宋江再三申意衆頭領不能前來慶賀切乞恕罪則唐道哥哥大恩無可報答特令小弟送些人情來與甲司徵表孝順之心保正哥哥今做頭領學究軍師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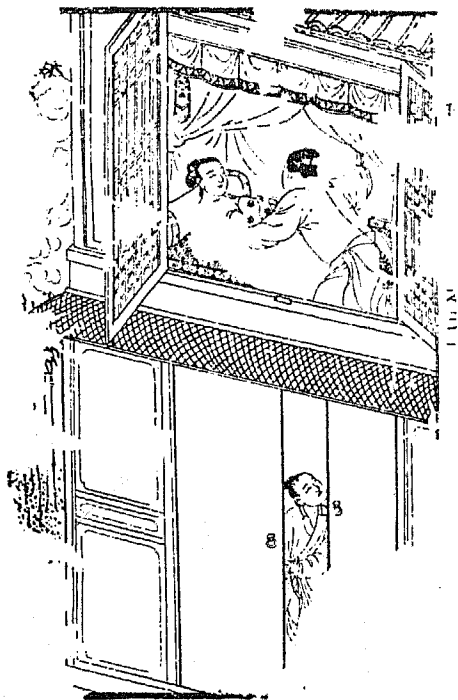
令非比舊日小弟怎敢將回去到山寨中必然受責宋江
道既已說令嚴明我便寫一書與你將去便了劉唐
苦苦相央宋江收受宋江那里肯接隨即取一幅紙來借
酒家筆硯條細寫了一封回書與劉唐收在包內劉唐是
個直性的人見宋江如此推却想是不肯受了便將金了
依前包了看看天色晚來劉唐道既然兄長有了回書小
弟連夜便去宋江道賢弟不及相留以心相照劉唐又下
了四拜宋江喚量酒人來道有此位官人留下白銀一兩
在此你且權收了我明日却自來筭劉唐背上包裹拿了
杆刀跟着宋江下樓來離了酒樓出到巷口天色昏黃
八月半天氣月輪上來宋江携住劉唐的手分付道賢弟

保聖不可來此間做公的多不是要麼我更不遠送
此相別劉唐見月色明朗拽門脚步望西路便走連夜
梁山泊來再求江與劉唐別了自慢慢行回下處來一
頭走一面肚裡尋思道早是沒做公的看見爭些兒惹出
一箇大專來一頭想那晁蓋落了草直如此大弄倒去轉
不過兩個灣只聽得背後有人叫一聲押司那里去來老
身甚處不尋遍了不是這個人來尋來押司有分教宋江
小照認爲大胆善心變爲惡心正是言談好似釣和線從
頭釣出是非來畢竟來叫宋押司的是甚麼人且聽下回

禿翁曰。可惜王倫那廝。却自家送了性命。昔人云。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豈特造反即做強盜也是不成。底嘗思天下無用可厭之物。第一是秀才了。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 終





第

度婆辭打唐牛兒

宋江怒殺閻婆惜

古風一首

宋朝運祚將傾運 四海英雄起零 流光垂象生

山東天罡上應三十六 瑞氣盤纏繞此 鄆城

生此 宋公明 神清貌古真奇 異 一舉能令天下驚

幼年涉獵諸經 史 長爲吏役決刑名 仁義禮智信

皆備 曾夢九天玄女經 江湖結納諸豪傑 快

濟困恩威行 他年自到梁山泊 綉旗影何

替天行道呼保 義 上應玉府天魁星

話說宋江在酒樓上與劉唐說了話分付了

來劉唐逋夜自回梁山泊去了只說宋江乘着月信步自回下處來一頭走一面肚裡想那晁蓋却空教

唐來走這一遭早是沒做公的看見爭些兒露出事來走

不過三二十步只聽得背後有人叫聲押司宋江轉回頭

來看時却是做媒的王婆引着一個婆子却與他說道你

有緣做好事的押司來也宋江轉身來問道有甚麼話說

王婆攔住指着閻婆對宋江說道押司不知這一家兒從

東京來不是這里人家嫡親三口兒夫主閻公有個女兒

婆惜他那閻公平背是箇好自為人自小教得他那女兒

婆惜也會唱諸般曲今年方一十八歲頗有些顏色三口

山東
投道

宋江
投道
所
得

兒因京山東投道一官人不着流落在此鄆城縣不想
這里的人不喜風流宴樂門戶不能過活在這縣後一個
僻淨巷內權住昨日他的家公因害時疫死了這間婆無
錢津送停屍在家沒做道理處央及老身做媒我道這般
時節那有這等恰好又沒借換處正在這里走頭沒路
的只見押司打從這里過來以此老身與這間婆趕來望
押司可憐見他則個作成一具棺材宋江道原來恁地你
兩個跟我來去巷口酒店裡借筆硯寫個帖子與你去縣
東陳三郎家取具棺材宋江又問道你有結果使用麼聞
婆答道實不騙押司說棺材尚無那討使用其間缺少宋
江道我再與你銀子一兩做使用錢間婆道便

父母再長的爹娘做驢做馬報答押司宋

說隨即取出一錠銀子遞與閻婆自圓下處去了。且說這婆子將了帖子逕來縣東街陳三郎家取了一具棺材回家發送了當兀自餘剩下五六兩銀子。娘兒兩箇把來盤纏不在話下。忽一朝那閻婆因來謝宋江見他下處沒有一箇婦人家面回來問閻婆王婆道宋押司下處不見一個婦人面他曾有娘子也無。王婆道只聞宋押司家裡在宋家村住不曾見說他有娘子在這縣裏做押司只是客居常常見他散施棺材藥餌極肯濟人貧苦。敢怕是未有娘子。閻婆道我這女兒長得好模樣又會唱曲兒。省得諸般耍笑。從小兒在京時只去行院人家串那一箇行院。

不愛他有幾個上行。首要問我過房幾次。我不肯。只因我兩口兒無人養老。因此不過房。與他不想。今來到苦了他。我前日去謝宋押司。見他下處無娘子。因此央你與我對宋押司說。他若要討人時。我情愿把婆惜與他。我前日得你作成虧了宋押司。救濟無可報答他。與他做個親眷。來往。王婆聽了這話。次日來見宋江。備細說了這件事。宋江初時不肯。怎當這婆子撮合山的嘴。撮宋江依允了。就在縣西巷內討了一所樓房。置辦些家火什物。安頓了閻婆惜。娘兒兩個。在那里居住。沒半月之間。打扮得閻婆惜滿頭珠翠。遍體金玉。正是

花容娘娜玉質娉婷。鬢橫一片烏雲。眉滿半

蓮窄窄湘裙微露不勝情玉笋纖纖翠

星眼渾如點漆酥臂真似截肪韻度若風裏棠花

格似雪中玉梅樹金屋美人離御苑紫珠仙子下塵寰

宋江又過幾日連那婆子也有若干頭面衣服端的養的

婆惜豐衣足食初時宋江夜夜與婆惜一處歇卧向後漸

漸來得慢了却是爲何原來宋江是箇好漢只愛學使鎗

棒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緊這間婆惜水也似後生况兼十

八九歲正在妙齡之際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一日宋

江不合帶後司貼書張文遠來間婆惜家喫酒這張文遠

却是宋江的同房押司那廝喚做小張三生得眉清目秀

齒白唇紅平昔只愛去三瓦兩舍飄蓬浮蕩學得一身風

流俊俏更兼品竹彈絲無有不會這婆惜是個酒色娼妓
一見張三心裏便喜倒有意看上他那張三見這婆惜有
意以目送情等宋江起身淨手倒把言語來嘲惹張三常
言道風不來樹不動船不搖水不渾那張三亦是個酒色
之徒這事如何不曉得因見這婆娘眉來眼去十分有情
記在心裡向後宋江不在時這張三便去那里假意兒只
做來尋宋江那婆娘畱住喫茶言來語去成了此事誰想
那婆娘自從和那張三兩個搭識上了打得火塊一般熱
亦且這張三又是慣會弄此事的豈不聞古人之言一不
將二不帶只因宋江千不合萬不合帶這張三來他家

喫酒以此看上了他自古道風流茶說合酒是

人丁

犯着這條款。閻婆惜是箇風塵娼妓的性。

張三兩箇搭上了他。並無半點兒情分。在那宋江身上。

江。但若來時。只把言語傷他。全不攪攬他。些個這宋江是箇好漢。胸襟不以這女色爲念。因此半月十日去走得一遭。那張三和這婆惜如膠似漆。夜去明來。街坊上人都都知了。却有些風聲吹在宋江耳朵裡。宋江半信不信。自肚裡尋思道。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無心戀我。我沒來由惹氣做甚麼。我只不上門便了。自此有箇月不去。閻婆惜累使人來請宋江。只推事故不上門去。忽一日晚間。却好見那閻婆趕到縣前來。叫道。押司多日使人相請。好貴人難見面。便是小賤人有些言語高低。傷觸了押司。

也看得老身薄面自教訓他與押司陪話今晚老身有緣
得見押司同走一遭去宋江道我今日縣裏事務忙擺撥
不開改日却來閻婆道這個使不得我女兒在家裡專望
押司胡亂溫顧他便了直恁地下得宋江道端的忙些個
明日準來閻婆道我今晚要和你去便把宋江衣袖扯住
了發話道是誰挑撥你我娘兒兩個下半世過活都靠着
押司外人說的閑是非都不要聽他押司自做個張主
我女兒但有差錯都在老身身上押司胡亂去走一遭宋
江道你不要纏我的事務分撥不開在這里閻婆道押司
便悞了些公事知縣相公不到得便責罰你這回錯過

次難逢押司只得和老身去走一遭到家理計日子

江是個快性的人。乞那婆子纏不過。便你放了。
便了。閻婆道。押司不要跑了。去老人家趕不上。宋江道。
恁地。這等兩個廝跟着來。到門前有詩爲証。

酒不醉人人自醉 花不迷人自迷 直饒今日能

知悔 何不當初莫去爲

宋江立住了脚。閻婆把手一攔。說道。押司來到這裏。終不
成不入去了。宋江進到裡面。凳子上坐了。那婆子是乖的。
自古道。老虔婆如何出得他手。只怕宋江走去。便替在身
邊。坐了。叫道。我見你心愛的三郎在這裏。那閻婆惜倒在
牀上。對着盞孤燈。止在沒可尋思處。只等這小張三來。聽
得娘叫道。你的。心愛的三郎在這裏。那婆娘只道是張三。

那慌忙起來把頭掠一掠雲髻口裡喃喃的罵道這短命
等得我苦也老娘先打兩個耳刮子着飛也似跑下樓來
就隔子眼裡張時堂前琉璃燈却明亮照見是宋江那婆
娘復翻身再上樓去了依前倒在牀上閻婆聽得女兒腳
步下樓來了又聽得再上樓去了婆子又叫道我兒你的
三郎在這裡怎地倒走了去那婆惜在牀上應道這屋裡
不遠他不曾來他又不能如何白不上來直等我來迎接
他沒了當絮絮聒聒地閻婆道這賤人真個望不見押司
來氣苦了恁地說也好教押司受他兩句兒婆子笑道押
司我同你上樓去宋江聽了那婆娘說這幾句心裏自有
五分不自在被這婆子一扯勉強只得樓去原來是一

開六椽樓屋前半間安一副春臺卓登，伏些間錦

貼裏安一張三面稜花的牀，兩邊都是欄干，上掛着一只

紅羅幔帳，側首放個衣架，搭着手巾，這邊放着箇洗手盆，

一張金漆卓子上放一箇錫燈臺，邊兩兩個杌子，正面壁

上掛一幅士女對牀，排着四把一字交椅。宋江來到樓上，

聞婆便拖入房裡去。宋江便整杌子上，朝着牀邊坐了。聞

婆就牀上拖起女兒來，說道：「押司在這里，我兒，你只是性

氣不好，把言語傷觸了他，惱得押司不上門，閒時却在家

裡思量我，如今不容易請得他來，你却不起來陪句話兒，

顛倒使性，婆惜把手掩開，說那婆子你做甚麼這般鳥亂，

我又不曾做了反事，他自不上門教我怎地陪話。宋江聽

了也不做聲。婆子便掇過一把交椅，在宋江肩下便推他。女兒過來說道：「你且和三郎坐一坐，不陪話便罷，不要焦燥。你兩個多時不見也說一句有情的話兒。」那婆娘那里肯過來，便去宋江對面坐了。宋江低了頭，不做聲。婆子看女兒時，也別轉了臉。閻婆道：「沒酒沒漿，做甚麼道場？」老身有一瓶兒好酒，在這里買些果品來，與押司陪話。我兒你相陪押司坐地，不要怕羞。我便來也。」宋江自尋思道：「我吃了這婆子釘住了脫身不得，等他下樓去，我隨後也走了。」那婆子瞧見宋江要走的意思，出得房門去門上，却有屈戌，便把房門拽上，將屈戌搭了。宋江暗忖道：「那虔婆倒先弄了我，且說閻婆下樓來，先去竈前點起個燈籠，理。」

着一鍋脚湯再蘸上些菜頭拏了些碎銀子出巷上。

得些時新果子鮮魚嫩雞肥鮓之類歸到家中都把盤子盛了取酒傾在盆裏昏半錠子在鍋裏盪熱了傾在酒盞裏收拾了數盤菜蔬三隻酒盞三雙筯一桶盤托上樓來放在春臺上開了房門搬將入來擺在卓子上看宋江時只低着頭看女兒時也朝着別處問婆道我兒起來把盞酒婆惜道你們自吃我不耐煩婆子道我爺娘手裡從小兒慣了你性兒別人面上湏使不得婆惜道不把盞便怎地我終不成飛劍來取了我頭那婆子倒笑起來說道又是我的不是了押司是個風流人物不和你一般見識你不把酒便罷且回過臉來吃盞兒酒婆惜只不回過頭來

那婆子自把酒來勸宋江。宋江勉意吃了一盞。婆子道：押司莫要見責。閑話都打疊起。明日慢慢告訴外人。見押司在這里多少乾熱的。不怯氣。胡言亂語。放屁辣臊。押司都不要聽。且只顧飲酒。篩了三盞在卓子上。說道：我兒不要使小孩兒的性。胡亂喫一盞酒。婆子道：沒得只顧纏我。我飽了。喫不得。閻婆道：我兒你也陪侍你的三郎。喫盞酒。使得婆惜一頭聽了一面肚裡尋思。我只心在張三身上。兀誰奈煩相伴。這厮若不把他灌得醉了他。必來纏我。婆惜只得勉強拏起酒來。喫了半盞。婆子笑道：我兒只是焦燥。且開懷喫兩盞。見睡押司也滿飲幾杯。宋江被他勸不過。連飲了三五盞。婆子也連連飲了幾盞。再下樓去。那

婆子見女兒不吃酒心中不悅纔見女兒回八喫在喜道若是今夜究得他住那人惱恨都忘了且又和他纏幾時却再商量婆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竈前吃了三大鍾酒覺道有些癢麻上來却又篩了一碗喫旋了大半鏃傾在注子裡爬上樓來見那宋江低着頭不做聲女兒也別轉着臉弄裙子這婆子哈哈地笑道你兩箇又不是泥塑的做甚麼都不做聲押司你不合是個男子漢只得裝些溫柔說些風話見要宋江正沒做道理處口裡只不做聲肚裡好生進退不得閻婆惜自想道你不來采我指望老娘一似閑常時來陪你話相伴你要笑我如今却不要那婆子喫了許多酒口裏只管夾七帶八嘈正在那裏張家

長李家短白說綠道有詩爲証

假意虛脾却似真 花言巧語弄精神 幾多伶俐遭
他陷 死後應知拔舌根

却有鄆城縣一箇賣糟醃的唐二哥叫做唐牛兒如常在
街上只是幫閑常常得宋江資助他但有些公事去告宋
江也落得幾貫錢使宋江要用他時死命向前這一日晚
正賭錢輸了沒做道理處却去縣前尋宋江遶到下處尋
不見街坊都道唐二哥你尋誰這般忙唐牛兒道我喉急
了要尋孤老一地里不見他衆人道你的孤老是誰唐牛
兒道便是縣裡宋押司婆人道我方纔見他和閻婆兩箇過
去一路走着唐牛兒道是了這閻婆惜賊賤蟲他日張

三兩箇打得火塊也似熱只瞞着宋押司一箇他敢
些風聲好幾時不去了今晚必然乞那老咬蟲假意兒纏
了去我正沒錢使喉急了胡亂去那里尋幾貫錢使就幫
兩碗酒吃一逕遶到閻婆門前見裡面燈明門却不開入
到胡梯邊聽的閻婆在樓上呵呵地笑唐牛兒捏脚捏手
上到樓上板壁縫裡張時見宋江和婆惜兩個都低着頭
那婆子坐在橫頭卓子邊口裡七十三八十四只顧嘈唐
牛兒閃將入來看閻婆和宋江婆惜唱了三個喏立在
邊頭宋江尋思道這廝來的最好把嘴望下一努唐牛兒
是個乖的人便瞧科看着宋江便說道小人何處不尋過
原來却在這里喫酒耍好喫得安穩宋江道莫不是縣裡

有甚麼要緊事。唐牛兒道：押司，你怎地忘了。便是早間那件公事。知縣相公在廳上發作着四五替公人來下處尋押司。一地里又沒尋處。相公焦燥，做一片押司便可動身。宋江道：恁地要緊，只得去便起身。要下樓乞那婆子攔住。道：押司不要使這科段。這唐牛兒檢泛過來，你這精賊也瞞老娘。正是魯般手裡調大斧，這早晚知縣自回衙去。和夫人喫酒取樂，有甚麼事務得發作你這般道兒。只好瞞。魍魎老娘手裡說不過去。唐牛兒便道：真箇是知縣相公緊等的勾當。我却不會說謊。閻婆道：放你娘狗屁。老娘一雙眼却似琉璃葫蘆兒，一般却纔見押司努嘴過來，叫你發科。你倒不撩撥押司來我屋裡顛倒打味他去。道。

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這婆子跳起身來便打那唐牛兒匹
頓子只一又浪浪踉踉直從房裡又下樓來唐牛兒道你
做甚麼便又我婆子喝道你不曉得破人買賣衣服如殺
父母妻子你高做聲便打你這賊乞丐唐牛兒鑽將過來
道你打這婆子乘着酒興又開五指去那唐牛兒臉上連
打兩掌直擲出簾子外去婆子便扯簾子撇放門背後却
把兩扇門關上拏拴拴了口裡只顧罵那唐牛兒吃了這兩
掌立在門前大叫道賊老咬蟲不要慌我不看宋押司面
皮教你這屋裡粉碎教你雙目不着單日着我不結果了
你不姓唐拍着胸大罵了去婆子再到樓上看着宋江道
押司沒事采那乞丐做甚麼那廝一地里去搗酒吃只是

搬是搬非這等倒銜臥巷的橫死賊也來上門上戶欺負人。宋江是箇真實的人吃這婆子一篇道着了真病倒抽身不得。婆子道押司不要心裡見責老身只恁地知重得了我兒和押司只吃這杯我猜着你兩箇多時不見以定要早睡收拾了罷休。婆子又勸宋江喫兩杯收拾杯盤下樓來自去竈下去。宋江在樓上自肚裏尋思說這婆子女兒和張三兩箇有事我心裡半信不信眼裏不曾見真實待要去來只道我村况且夜深了我只得權睡一睡且看這婆娘怎地今夜與我情分如何只見那婆子又上樓來說道夜深了我叫押司兩口兒早睡那婆娘應道不干你事你自去睡。婆子笑下樓來口裡道押司安置今夜々々

明日慢慢地起婆子下樓來收拾了竈上洗了脚手吹滅燈自去睡了却說宋江坐在杌子上只指望那婆娘似比先時先來偎倚陪話胡亂又將就幾時誰想婆惜心裏尋思道我只思量張三吃他攪了却似眼中釘一般那厮倒直指望我一似先時前來下氣老娘如今却不要要只見說撐船就岸幾曾有撐岸就船你不來采我老娘倒落得看官聽說原來這色最是怕人若是他有心戀你時身上便有刀劔水火也攔他不住他也不怕若是他無心戀你時你便身坐在金銀堆裡他也不采你常言道佳人有意村夫俏紅粉無心浪子村宋江明是箇勇烈大丈夫爲女色的手段却不曾這箇婆惜被那張三小意見百依百隨

輕憐重惜賣俏迎姦引亂這婆娘的心如何肯戀宋江當
夜兩箇在燈下坐着對面都不做聲各自肚裏躊躇却似
等泥乾掇入廟看看天色夜深只見窻上月光但見

銀河耿耿玉漏迢迢穿窻斜月映寒光透戶涼風吹夜
氣鴈聲嘹唳孤眠才子夢寬驚發韻淒涼獨宿佳人情
緒苦樵樓禁鼓一更未盡一更催別院寒砧千搗將殘
千搗起畫簷間叮嚀鐵馬敲碎旅客孤懷銀臺上閃爍
清燈偏照離人長嘆貪淫妓女心如鐵仗義英雄氣似

缸

當下宋江坐在杌子上。睨那婆娘時。復地嘆口氣。約莫也
是二更天氣。那婆娘不脫衣裳。便上牀去。自倚了綉枕。紐

過身朝裡壁自睡了。宋江看了尋思道：可柰這賤人全不
采我些箇他自睡了我今日吃這婆子言來語去，央了幾
杯酒打熬不得夜深，只得睡了罷。把頭上巾幘除下放在
卓子上，脫下上蓋衣裳搭在衣架上，腰裡解下鑾帶，上有
一把壓衣刀和招文袋，却掛在牀邊欄干上，脫去了絲
鞋淨鞵，便上牀去。那婆娘腳後睡了半箇更次，聽得婆惜
在腳後冷笑。宋江心裡氣悶，如何睡得着？自古道：歡娛嫌
夜短，寂寞恨更長。看看三更交，半夜酒却醒了，推到五更
宋江起來，面桶裡洗了臉，便穿了上蓋衣裳，帶了巾幘，口
裡罵道：你這賊賤人，好生無禮。婆惜也不曾睡着，聽得宋
江罵時，紐過身，回道：你不羞這臉。宋江忿那口氣，便下樓。

來聞婆聽得脚步響便在牀上說道押司且睡歇等天明去沒來由起五更做甚麼宋江也不應只顧來開門婆子又道押司出去時與我拽上門宋江出得門來就拽上了忿那口氣沒出處一直要遶回下處來却從縣前過見一碗燈明看時却是賣湯藥的王公來到縣前趕早市那老兒見是宋江來慌忙道押司如何今日出來得早宋江道便是夜來酒醉錯聽更鼓王公道押司必然傷酒且請一盞醒酒二陳湯宋江道最好就凳上坐了那老子濃濃地奉一盞二陳湯遞與宋江喫宋江喫了驀然想起道如常喫他的湯藥不曾要我還錢我舊時曾許他一具棺材不曾與得他想起前日有那晁蓋送來的金子受了他一條

在招文袋裡何不就與那老兒做棺材錢教他歡喜宋江便道王公我日前曾許你一具棺木錢一向不曾把得與你今日我有些金子在這裡把與你你便可將去陳三郎家買了一具棺材放在家裡你百年歸壽時我却再與你些送終之資若何王公道恩主如常覲老漢又蒙與終身壽具老子今世報答不得押司後世做驢做馬報答官人宋江道休如此說便揭起背子前襟去取那招文袋時吃了一驚道苦也昨夜正忘在那賤人的牀頭欄干子上我一時氣起來只顧走了不曾繫得在腰裡這幾兩金子直得甚麼湏有晁蓋寄來的那一封書包着這金我本是在酒樓上劉唐前燒毀了他回去說時只道我不把他來爲

念正要將到下處來燒又誰想王婆布施棺材就成了這
件事一向蹉跎忘了昨夜晚正記起來又不曾燒得却被
這閻婆纏將我去因此忘在這賤人家裡牀頭攔干子上
我時常見這婆娘看些曲本頗識幾字若是被他拏了到
是利害便起身道阿公休怪不是我說謊只道金子在招
文袋裡不想出來得忙忘了在家我去取來與你王公道
休要去取明日慢慢的與老漢不遲宋江道阿公你不知
道我還有一件物事做一處放着以此要去取宋江慌慌
急急遶回閻婆家裡來正是

合是英雄命運乖 遺前忘後可憐哉 循環莫謂天

無意 醞釀原知禍有胎

且說這閻婆惜聽得宋江出門去了，扒將起來，口裡自言
語道：「那廝罷了老娘，一夜睡不着，那廝舍臉，只指望老娘
陪氣下情，我不信你老娘自和張三過得好，誰奈煩來你
你不上門來，倒好口裡說着，一頭鋪被脫下，上截襖兒解
了下面裙子，袒開胸，前脫下截襯衣，牀面前燈却明亮照
見牀頭欄干，子上拖下條紫羅鑿帶，婆惜見了，笑道：「黑三
那廝乞囉不盡，忘了鑿帶在這裡。」老娘且捉了把來，與張
三繫，便用手去一提，提起招文袋和刀子來，只覺袋裡有
些重，便把手抽開，望卓子上只一抖，正抖出那包金子和
書來。這婆娘拏起來看時，燈下照見是黃黃的一條金子。
婆惜笑道：「天教我和張三買物事，喫這幾日，我見張三瘦。」

了我也正要買些東西和他將息將金子放下却把那紙書展開來燈下看時上面寫着晁蓋并許多事務。婆借道好呀我只道吊桶落在井裡原來也有井落在吊桶裡我正要和張三兩箇做夫妻單單只多你這厮今日也撞在我手裡原來你和梁山泊強賊通同往來送一百兩金子與你且不要慌老娘慢慢地消遣你就把這封書依原包了金子還插在招文袋裡不怕你教五聖來攝了去正在樓上自言自語只聽得樓下呀地門響婆子問道是誰宋江道是我婆子道我說早哩押司却不信要去原來早了又回來且再和姐姐睡一睡到天明去宋江也不回話一逕遶上樓來那婆娘聽得是宋江回來慌忙把鑿帶刀子

招文袋一發捲做一塊藏在被裡緊緊地靠了牀裡壁只
做餹餹假睡着宋江撞到房裡還去牀頭欄干上取時却
不見了宋江心內自慌只得忍了昨夜的氣把手去插那
婦人道你看我日前的面還我招文袋那婆惜假睡着只
不應宋江又搖道你不要急燥我自明日與你陪話五婆惜
道老娘正睡哩是誰攪我宋江道你曉的是我假做甚麼
婆惜紐轉身道黑三你說甚麼宋江道你還了我招文袋
婆惜道你在那里交付與我手裡却來問我計宋江道忘
了在你腳後小闌干上這里又没人來只是你收得婆惜
道呸你不見鬼來宋江道夜來是我不是了明日與你陪
話你只選了我罷休要作耍婆惜道誰和你作耍我不曾

收得宋江道你先將不曾脫衣裳睡如今蓋着被子睡以
定是起來鋪被時拿了婆惜只是不與正是

雨意雲情兩罷休 無端懊惱觸心頭 重來欲索招

文袋 致使鴛幃血漫流

只見那婆惜柳眉踢豎星眼圓睜說道老娘拿是拿了只
是不還你你使官府的人便拿我去做賊斷宋江道我須
不曾冤你做賊婆惜道可知老娘不是賊哩宋江見這話
心裡越慌便說道我須不曾反看承你娘兒兩箇還了我
罷我要去幹事婆惜道閑常也只喚老娘和張三有事他
有些不如你處他不該一刀的罪犯不強似你和打劫賊
通同宋江道好姐姐不要叫鄰舍聽得不是耍處婆惜道

李卓吾批詞本卷之三十一
你怕外人聽得你莫做不得這封書老娘牢牢地收着若要饒你時只依我三件事便罷宋江道休說三件事便是三十件事也依你婆惜道只怕依不得宋江道當行卽行敢問那三件事間婆惜道第一件你可從今日便將原典我的文書來還我再寫一紙任從我改嫁張三並不敢再來爭執的文書宋江道這箇依得婆惜道第二件我頭上帶的我身上穿的家裡使用的雖都是你辦的也委一紙文書不許你日後來討宋江道這箇也依得閻婆惜道只怕你第三件依不得宋江道我已兩件都依你緣何這件依不得婆惜道有那梁山泊晁蓋送與你的一百兩金子快把來與我我便饒你這一場天字第一號官司還你這

招○文○袋○裡○的○欸○狀○宋○江○道○那○兩○件○到○都○依○得○這○一○百○兩○金○子○果○然○送○來○與○我○我○不○肯○受○他○的○依○前○教○他○把○了○回○去○若○端○的○有○時○雙○手○便○送○與○你○婆○惜○道○可○知○哩○常○言○道○公○人○見○錢○如○蠅○子○見○血○他○使○人○送○金○子○與○你○你○豈○有○推○了○轉○去○的○這○話○却○似○放○屁○做○公○人○的○那○箇○猫○兒○不○喫○腥○閻○羅○王○面○前○湏○沒○放○回○的○鬼○你○待○瞞○誰○便○把○這○一○百○兩○金○子○與○我○直○得○甚○麼○你○怕○是○賊○贓○時○快○溶○過○了○與○我○宋○江○道○你○也○湏○知○我○是○老○實○的○人○不○會○說○謊○你○若○不○信○限○我○三○日○我○將○家○私○變○賣○一○百○兩○金○子○與○你○你○還○了○我○招○文○袋○婆○惜○冷○笑○道○你○這○黑○三○倒○乖○把○我○一○似○小○孩○兒○般○捉○弄○我○便○先○還○了○你○招○文○袋○這○封○書○歇○三○日○却○問○你○討○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討○挽○歌

郎錢我這里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你快把來兩在交割宋江道果然不曾有這金子婆惜道明朝到公廳上你也說不曾有這金子宋江聽了公廳兩字怒氣越那里按納得住睜着眼道你還也不還那婦人道你恁地很我便還你不送宋江道你真個不還婆惜道不還再饒你一百個不還若要還時在鄆城縣還你宋江便來扯那婆惜蓋的被婦人身邊却有這件物倒不顧被兩手只緊緊地抱住胸前宋江扯開被來却見這纒帶頭正在那婦人胸前拖下來宋江道原來却在這里一不做二不休兩手便來奪那婆娘那里肯放宋江在牀邊捨命的奪婆惜死也不放宋江恨命只一拽倒拽出那把壓衣刀子在簾上宋江便搶

在手裡那婆娘見宋江槍刀在手叫黑三郎殺人也只這
一聲提起宋江這個念頭來那一肚皮氣正沒出處婆惜
却叫第二聲時宋江左手早按住那婆娘右手却早刀落
去那婆惜額子上只一勒鮮血飛出那婦人兀自吼哩宋
江怕他死再復一刀那顆頭伶伶仃仃落在枕頭上但
見

手到處青春喪命刀落時紅粉亡身七鬼悠悠已赴森
羅殿上三魂渺渺應歸枉死城中緊閉星眸直挺挺屍
橫簾上半開檀口濕津津頭落枕邊小院初春大雪壓
枯金線柳寒生庾嶺狂風吹折玉梅花三寸氣在千般
用一日無常萬事休紅粉不知歸何處芳魂今夜落誰

家

宋江一時怒氣殺了閻婆惜。取過招文袋抽出那封書來。便就殘燈下燒了。繫上鑾帶走出樓來。那婆子在下面睡。聽他兩口兒論口倒也不着在意里。只聽得女兒叫一聲黑三郎殺人。也正不知怎地慌忙跳起來。穿了衣裳。遶上樓來。却好和宋江打箇胸廝撞。閻婆問道：你兩口兒做甚麼。鬧宋江道：你女兒忒無禮。被我殺了。婆子笑道：却是甚話。便是押司生的眼兒。又酒性不好。專要殺人。押司休取笑。老身宋江道：你不信時。去房裡看我。真箇殺了婆子。道：我不信。推開房門看時。只見血泊裏挺着屍首。婆子道：苦也。却是怎地好。宋江道：我是烈漢。一世也不走。隨你要怎。

此書
不世
佳

地。婆子道：「這賤人果是不好，押司不錯殺了，只是老身無人養贍。」宋江道：「這箇不妨，既是你如此說，時你却不用憂心。我家豈無珍羞百味，只教你豐衣足食，便了快活過半世。」閻婆道：「恁地時却是好也。」深謝押司我女兒死在牀上，怎地斷送宋江道：「這箇容易，我去陳三郎家買一具棺材，與你件作行人入殮。時我自分付他來，我再取十兩銀子，與你結果。婆子謝道：「押司只好趁天未明時討具棺材，盛了隣舍街坊都不要見影。」宋江道：「也好，你取紙筆來，我寫個批子，與你去取閻婆道：「批子也不濟事，湏是押司自去取便肯。」早早發來。」宋江道：「也說得是。」兩箇下樓來，婆子去房裡拿了鎖鑰，出到門前把門鎖了，帶了鑰匙，宋江與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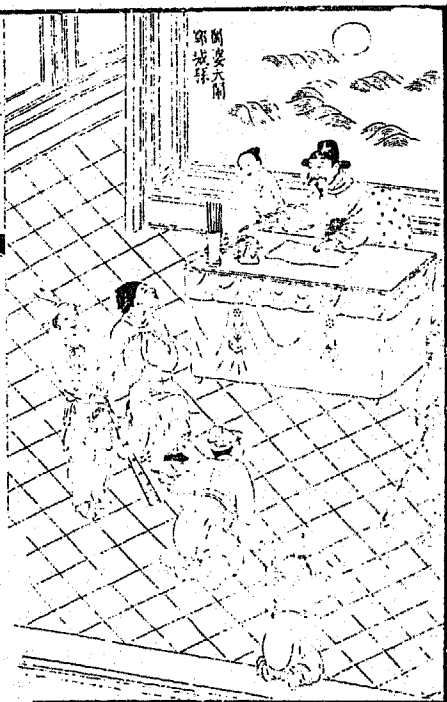
婆兩箇投縣前來。此時天色尚早，未明縣門，却殺開那婆子約莫到縣前左側，把宋江一把結住，發喊叫道：「有殺人賊在這里！」嚇得宋江慌做一團，連忙掩住口道：「不要叫那里掩得住縣前，有幾箇做公的走將攏來看時，認得是宋江，便勸道：『婆子閉嘴，押司不是這般的人。』」有事只消得好說，聞婆道：「他正是兇首，與我捉住，同到縣裡，原來宋江爲人最好，上下愛敬，滿縣人沒一個不讓他。因此做公的都肯下手拿他，又不信這婆子說。正在那里沒個解救，却好唐牛兒托一盤子洗淨的糟蕪來縣前，趕趁正見這婆子結扭住宋江在那里叫冤，屈唐牛兒見是閻婆一把紐結住，宋江想起昨夜的一肚子烏氣來，便把盤子放在賣

走○勿○若○
不○見○之○

藥的老王堯子上鑽將過來喝道老賊蟲你做甚麼結紐住押司婆子道唐二你不要來打奪人去要你償命也唐牛兒大怒那里聽他說把婆子手一拆拆開了不問事由又開五指去闍婆臉上只一掌打個滿天星那婆子昏撒了只得放手宋江得脫往闍裡一直走了婆子便一把却結紐住唐牛兒叫道宋押司殺了我的女兒你却打奪去了唐牛兒慌道我那里得知閻婆叫道上下替我捉一捉殺人賊則箇不時須要帶累你們衆做公的只碍宋江面皮不肯動手拿唐牛兒時須不捨闍衆人向前一箇帶住婆子三四箇拿住唐牛兒把他橫拖倒拽直推進鄆城縣裡來古人云禍福無門惟人自招披麻救火惹白燒身正

是三寸舌爲誅命劍一張口是葬身坑畢竟唐兒被閻婆結住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曰此回文字逼真化工肖物摩寫宋江閻婆惜并閻婆處不惟能盡眼前且盡心上不惟能盡心上且并盡意外顧虎頭吳道子安得到此至其中轉轉閱月恐施羅二君亦不自料到此余謂斷有鬼神助之也





宋公明
朱公義釋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二

第二十二回

閻婆大鬧鄆城縣

朱仝義釋宋公明

詩曰

爲戀煙花起禍端 閻婆口狀去經官 若非挾士行

仁愛 定使鬪扉鎖鳳鸞 四海英雄思慷慨 一腔

忠義動衣冠 九原難忘朱仝德 千古高名逼斗寒

話說當時衆做公的拏住唐牛兒解進縣裡來知縣聽得
有殺人的事慌忙出來陞廳衆做公的把這唐牛兒簇擁
在廳前知縣看時只見一箇婆子跪在左邊一箇漢子跪
在右邊知縣問道甚麼殺人公事婆子告道老身姓關有

箇女兒喚做婆惜典與宋押司做外宅昨夜晚間我女兒
和宋江一處喫酒這箇唐牛兒一逕來尋鬧叫罵出門鄰
里盡知今早宋江出去走了一遭回來把我女兒殺了老
身結扭到縣前這唐二又把宋江打奪了去告相公做主
知縣道你這廝怎敢打奪了兇身唐牛兒告道小人不知
前後因依只因昨夜去尋宋江擔碗酒吃被這閻婆叉小
人出來今早小人自出來賣糟蘆遇見閻婆結紐宋押司
在縣前小人見了不合去勸他他便走了即不知他殺死
他女兒的緣由知縣喝道胡說宋江是箇君子誠實的人
如何肯造次殺人這人命之事必然在你身上左右在那
里便喚當廳公吏當下轉上押司張文遠來看見說閻

好一箇
明白公道
縣道

婆告宋江殺了他女兒正是我的表子隨即取了各人口
詞就替閻婆寫了狀子疊了一宗案便喚當地坊伴作行
人并地廂里正鄰佑一千人等來到閻婆家開了門取屍
首登場檢驗了身邊放着行兇刀子一把當日再三看驗
得係是生前項上被刀勒死衆人登場了當屍首把棺木
感了寄放寺院裡將一千人帶到縣裡知縣却和宋江最
好有心要出脫他奸和只把唐牛兒來再三推問唐牛兒供道
小人並不知前後知縣道你這廝如何隔夜去他家鬧以
定是你殺了唐牛兒告道小人一時撞去搪碗酒喫知縣
道胡說且把這廝搗翻了打這廝左右兩邊狼虎一般公人
把這唐牛兒一索捆翻了打到三五十前後語言一般知

人。但。知。
張。文。遠。
拓。邑。不。
執。法。
知。實。情。

縣明知他不知情一心要救宋江只把他來勘問月叫取一面枷來釘了禁在牢裡那張文遠上廳來稟道雖然如此見有刀子是宋江的壓衣刀可以去拿宋江來對問便大。是。有下落知縣吃他三回五次來稟遮掩不住只得差人去宋江下處捉拿宋江已自在逃去了只拿得幾家隣人來回話兇身宋江在逃不知去向張文遠又稟道犯人宋江逃去他父親宋太公并兄弟宋清見在宋家村居住可以勾追到官責限比捕跟尋宋江到官理問縣本不肯行移只要朦朧做在唐牛兒身上日後自慢慢地出他怎當這張文遠立主文案唆使閻婆上廳只管來告知縣情知阻當不住只得押紙公文差三兩箇做公的去宋家庄勾

追宋太公并兄弟宋清公人領了公文來到宋家村宋太公莊上太公出來迎接至草廳上坐定公人將出文書遞與太公看了宋太公道上下請坐容老漢告稟老漢祖代務農守此田園過活不孝之子宋江自小忤逆不肯本分生理要去做吏百般說他不從因此老漢數年前本縣官長處告了他忤逆出了他籍不在老漢戶內人數他自在縣裡住居老漢白和孩兒宋清在此荒村守些田畝過活他與老漢水米無交並無干涉老漢也怕他做出事來連累不便因此在前官手裡告了執憑文帖在此存照老漢取來教上下看衆公人都是和宋江好的明知道這箇是預先開的門路誓死不肯做冤家衆人回說道太公既有

執憑把將來我們看抄去縣裡回話太公隨即宰殺些雞
鷄置酒管待了衆人賞發了十數兩銀子取出執憑公文
教他衆人抄了衆人相辭了宋太公自回縣去回知縣
的話說道宋太公三年前出了宋江的籍告了執憑文帖
見有抄白在此難以勾捉知縣又是要出脫宋江的便道
既有執憑公文他又別無親族可以出一千貫賞錢行移
諸處海捕捉拿便了那張三又挑唆閻婆去廳上披頭散
髮來告道宋江以是宋清隱藏在家不令出官相公如何
不與老身做主去拏宋江知縣喝道也父親已自三年前
告了他忤逆在官出了他籍見有執憑公文存照如何拏
得他父親兄弟來比捕閻婆告道相公誰不知道他叫做

是

孝義黑二郎這執憑是箇假的只是相公做主則箇知縣道胡說前官手裡押的印信公文如何是假的閻婆在廳下叫屈叫苦哽哽啣啣地假哭告相公道人命大如天若不肯與老身做主時只得去州裏告狀只是我女兒死得甚苦那張三又上廳來替他稟道相公不與他行移孀人時這閻婆上司去告狀倒是利害詳議得本縣有獎倘或來提問時小吏難去回話知縣情知有理只得押了一紙公文便差朱仝雷橫二都頭當廳發落你等可帶多人去宋家村宋大戶莊上搜捉犯人宋江來朱雷二都頭領了公文便來點起土兵四十餘人逕遶宋家莊上來宋太公得知慌忙出來迎接朱仝雷橫二人說道太公休怪我們

上司差遣蓋不由已你的兒子押司見在何處宋太公道
兩位都頭在上我這逆子宋江他和老漢並無干涉前官
手裡已告開了他見告的執憑在此已與宋江三年多各
戶另籍不同老漢一家過活亦不曾回莊上來朱全道然
雖如此我們憑書請客奉帖勾人難憑你說不在莊上你
等我們搜一搜看好去回話便叫土兵三四十人圍了莊
院我自把定前門雷都頭你先入去搜雷橫便入進裏面
莊前莊後搜了一遍出來對朱全說道端的不在莊裏朱
全道我只是放心不下雷都頭你和衆弟兄把了門我親
自細細地搜一遍宋太公道老漢是識法度的人如何敢
藏在莊裏朱全道這箇是人命的公事你却嗔怪我們不

得太公道都頭尊便自細細地去搜朱全道雷都頭你監
着太公在這里休教他走動朱全自進莊裡把朴刀倚在
壁邊把門來拴了走入佛堂內去把供牀拖在一邊揭起
那片地板來板底下有條索頭將索子頭只一拽銅鈴一
聲嚮宋江從地窰子裡鑽將出來見了朱全吃那一驚朱
全道公明哥哥休怪小弟今來捉你閑常時和你最好有
的事都不相瞞一日酒中兄長曾說道我家佛座底下有
箇地窰子上面放着三世佛佛堂內有片地板蓋着上面
設着供牀你有些緊急之事可來那裡躲避小弟那時聽
說記在心裡今日本縣知縣差我和雷橫兩箇來時無奈
何要瞞生人眼目相公也有戲兄長之心只是被錢三和

這婆子在廳上發言發語道本縣不做主時定要在州裡告狀因此上又差我兩箇來搜你莊上我只怕雷橫執着不會週全人倘或見了兄長沒箇做圓活處因此小弟賺他在莊前一逕自來和兄長說話此地雖好也不是安身之處倘或有人知得來這里搜着如之奈何宋江道我也自這般尋思若不是賢兄如此週全宋江定遭縲紲之厄宋公道休如此說兄長却投何處去好宋江道小可尋思有三箇安身之處一是滄州橫海郡小旋風柴進莊上二是青州清風寨小李廣花榮處三者是白虎山孔太公莊上也有兩箇孩兒長男叫做毛頭星孔明次子叫做獨火星孔亮多曾來縣裡相會那三處在這里躊躇未定不

好頭都
頭自食
做自家
人情都
做了人
情如主
法何

知投何處去好朱仝道兄長可以作急尋思當行卽行今
晚便可動身勿請遲延自悞宋江道上下官司之事全望
兄長維持金帛使用只顧來取朱仝道這事放心都在我
身上兄長只顧安排去路宋江謝了朱仝再入地窖子去
朱仝依舊把地板蓋上還將供牀壓了開門拿朴刀出來
說道真箇沒在莊裏叫道雷都頭我們只拏了宋太公去
如何雷橫見說要拏宋太公去尋思朱仝那人和宋江最
好地怎地顛倒要拏宋太公這話以定是反說他若再提
起我落得做人情朱仝雷橫叫攏土兵都入草堂上來宋
太公慌忙置酒管待衆人朱仝道休要安排酒食且請太
公和四郎同到本縣裡走一遭雷橫道四郎如何不見宋

太公道老漢使他去近村打些農器不在庄裡宋江那厮自三年已前把這逆子告出了戶見有一紙執憑公文在此存照朱仝道如何說得過我兩箇奉着知縣台旨叫拏你父子二人自去縣裡回話雷橫道朱都頭你聽我說宋押司他犯罪過其中必有緣故殺了這箇婆娘也未便該死罪既然太公已有執憑公文係是印信官文書又不是假的我們看宋押司日前交往之面權且擔負他些箇只抄了執憑去回話便了朱仝尋思道我自反說要他不疑朱仝道既然兄弟這般說了我沒來由做甚麼惡人宋太公謝了道深相感二位都頭相覲隨卽排下酒食犒賞衆人將出二十兩銀子送與兩位都頭朱仝雷橫堅執不受

把來散與衆人四十箇土兵分了抄了一張執憑公文相別了宋太公離了宋家村朱雷二位都頭自引了一行人回縣去了縣裡知縣正值陸廳見朱仝雷橫回來了便問緣由兩箇稟道莊前莊後四圍村坊搜遍了二次其實沒這箇人宋太公卧病在牀不能動止早晚臨危宋清已自前月出外未回因此只把執憑抄白在此知縣道既然如此一面申呈本府一面動了一紙海捕文書不在話下縣裡有那一等和宋江好的相交之人也都替宋江去張三處說開那張三也耐不過衆人面皮因此也只得罷了朱仝自轆些錢物把與閻婆教不要去州裡告狀這婆子也得了些錢物沒奈何只得依允了朱仝又將若干銀兩教人

上州裏去使用文書不要駁將下來又得知縣一力主張
出一千貫賞錢行移開了一個海捕文書只把唐牛兒問
做成箇故縱兇身在逃脊杖二十刺配五百里外干連的
人盡數係放寧家這是後話有詩爲証

爲誅紅粉便逋逃 地窖藏身計亦高 不是朱家施
意氣 英雄準擬入天牢

且說宋江他是箇莊農之家如何有這地窖子原來故宋
時爲官容易做吏最難爲甚的爲官容易皆因只是那時
朝廷奸臣當道讒佞專權非親不用非財不取爲甚做吏
最難那時做押司的但犯罪責輕則刺配遠惡軍州重則
抄扎家產結果了殘生性命以此預先安排下這般去處

躲身又恐連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冊各戶另居官給執憑公文存照不相來往却做家私在兀裡宋時多有這般算的且說宋江從地窖子出來和父親兄弟商議今番不是朱全相覷須吃官司此恩不可忘報如今我和兄弟兩箇且去避難天可憐見若遇寬恩大赦那時回來父子相見安家樂業父親可使人暗暗地送些金銀去與朱全處央他上下使用及資助閻婆些少免得他上司去告擾官府太公道這事不用你憂心你自和兄弟宋清在路小心若到了彼處那里使箇得托的人寄封信來宋江宋清收拾了動身原來這宋清滿縣人都叫他做鉄扇子當晚弟兄兩箇拴束包裹到四更時分起來洗漱

了早飯兩箇打扮動身宋江戴着白范陽毡笠兒上穿白
段子衫繫一條梅紅縱線絛下面纏腳絛襯着多耳麻鞋
宋清做伴當打扮背了包裹都出草廳前拜辭了父親宋
太公三人洒淚不住太公分付道你兩箇前程萬里休得
煩惱宋江宋清却分付大小莊客小心看家早晚慇懃伏
侍太公休教飲食有缺弟兄兩箇各跨了一口腰刀都拿
了一條朴刀逕出離了宋家村兩箇取路登程五里單牌
十里雙牌都不在話下正遇着秋末冬初天氣但見
柄柄芰荷枯 葉葉梧桐墜 蛩吟腐草中 鴈落平
沙池 細雨濕楓林 霜重寒天氣 不是路行人
怎諳秋滋味

話說宋江弟兄兩箇行了數程在路上思量道我們却投
遼兀誰的是宋清荅道我只聞江湖上人傳說滄州橫海
郡柴大官人名字說他是大周皇帝嫡瓜子孫只不曾拜
識何不只去投遼他人人都說仗義疎財專一結識天下好
漢救助遭配的人是箇見世的孟嘗君我兩箇只投遼他
去宋江道我也心裡是這般思想他雖和我常常書信來
往無緣分上不曾得會兩箇商量了逕望滄州路上來途
中免不得飢飡渴飲夜住曉行登山涉水過府衝州但凡
客商在路早晚安歇有兩件事免不得喫癩碗睡死人牀
且把閑話捉過只說正話宋江弟兄兩箇不則一日來到
滄州界分問人道柴大官人莊在何處問了地名一逕投

莊前來便問莊客柴大官人恁莊上也不莊客荅道大官人在東莊上收租米不在莊上宋江便問此間到東莊有多少路莊客道有四十餘里宋江道從何處落路去莊客道不敢動問二位官人高姓宋江道我是鄆城縣宋江的便是莊客道莫不是及時雨宋押司麼宋江道便是莊客道大官人如常說大名只怨暢不能相會既是宋押司時小人領去莊客慌忙便領了宋江宋清逕投東莊來沒三箇時辰早來到東莊宋江看時端的好一所莊院十分幽雅但見

門迎濶港後靠高峰數千株槐柳疎林三五處招賢客
館深院內牛羊一羣馬芳塘中鳧鴨雜鷺仙鶴庭前戲躍

文禽院內優游，疎財仗義，人間今見孟嘗君濟困扶傾，
賽過當時孫武子，正是家有餘糧，雞犬飽，戶無差役子。

孫開

當下莊客引領宋江來至東莊，便道：二位官人，且在此亭
上坐，一坐待小人去通報大官人出來相接。宋江道：好自
和宋清在山亭上倚了朴刀，解下腰刀，歇了包袱，坐在亭
子上。那莊客人去不多時，只見那座中間莊門大開，柴大
官人引着三五箇伴當，慌忙跑將出來，亭子上與宋江相
見。柴大官人見了宋江，拜在地下，口稱道：端的想殺柴進，
天幸今日甚風吹得到此，大慰平生渴仰之念。多幸多幸。
宋江也拜在地下，荅道：宋江疎頑小吏，今日特來相投柴

進扶起宋江來口裡說道昨夜燈花報今早喜鵲噪不想却是貴兄來滿臉堆下笑來宋江見柴進接得意重心裡甚喜便喚兄弟宋清也來相見了柴進喝叫伴當收拾了宋押司行李在後堂西軒下歇處柴進携住宋江的手入到裡面正廳上分賓主坐定柴進道不敢動問聞知兄長在鄆城縣勾當何如得暇來到荒村弊處宋江答道久聞大官人大名如雷灌耳雖然節次收得華翰只恨賤役無閑不能勾相會今日宋江不才做出一件沒出豁的事來弟兄二人尋思無處安身想起大官人仗義疎財特來投奔柴進聽罷笑道兄長放心遮莫做下十惡大罪既到弊莊但不用憂心不是柴進誇口任他捕盜官軍不敢正眼

兒覷着小莊宋江便把殺了閻婆惜的事一一告訴了一遍柴進笑將起來說道兄長放心便殺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庫的財物柴進也敢藏在莊裏說罷便請宋江弟兄兩箇洗浴隨即將出兩套衣服巾幘絲鞋淨襪教宋江弟兄兩箇換了出浴的舊衣裳兩箇洗了浴都穿了新衣服莊客自把宋江弟兄的舊衣裳送在歇宿處柴進邀宋江去後堂深處已安排下酒食了便請宋江正面坐地柴進對席宋清有宋江在上側首坐了三人坐定有十數箇近上的莊客并幾箇主管輪替着把盞伏侍勸酒柴進再三勸宋江弟兄寬懷飲幾杯宋江稱謝不已酒至半酣三人各訴胸中朝夕相愛之念看着天色晚了點起燈燭宋江

病洗
了及下
法開
目

辭道酒止柴進那里肯放直喫到初更左側宋江起身去
淨手柴進喚一箇莊客點一碗燈引領宋江東廊盡頭處
去淨手便道我且躲杯酒大寬轉撥出前面廊下來俄延
走着却轉到東廊前面宋江已有八分酒脚步起了只顧
踏去那廊下有一箇大漢因害瘡疾當不住那寒冷把一
撇火在那里向宋江仰着臉只顧踏將去正跣着火撇柄
上把那火撇裡炭火都撇在那漢臉上那漢吃了一驚驚
出一身汗病來自此瘡疾好了那漢氣將起來把宋江匹胸
揪住大喝道你是甚麼烏人敢來消遣我宋江也吃一驚
正分說不得那箇提燈籠的莊客慌忙叫道不得無禮這
位是大官人的親戚客官那漢道客官客官我初來時也

是客官也曾相待的厚如今却聽莊客搬口便疎慢了我正是人無千日好花無摘下紅却待要打宋江那莊客撇了燈籠便向前來勸正勸不開只見兩三碗燈籠飛也似來柴大官人親趕到說我接不着押司如何却在這裡鬧那莊客便把靴了火掀的事說一遍柴進笑道便叫大漢你不認的這位奢遮的押司那漢道奢遮奢遮他敢比不得鄆城宋押司少些見柴進大笑道大漢你認的宋押司不那漢道我雖不曾認的江湖上久聞他是箇及時雨宋公明且又仗義疎財扶危濟困是箇天下聞名的好漢柴進問道如何見的他是天下聞名的好漢那漢道却纔說不了他便是真大丈夫有頭有尾有始有終我如今只等

病好時便去投遞他柴進道你要見他麼那漢道我可知
要見他哩柴進便道大漢遠便十萬八千近便在面前柴
進指着宋江便道此位便是及時雨宋公明那漢道真箇
也不是宋江道小可便是宋江那漢定睛看了看納頭便
拜說道我不是夢裡麼與兄長相見宋江道何故如此錯
愛那漢道却纔甚是無禮萬乞恕罪有眼不識泰山跪在
地下那里肯起來宋江慌忙扶住道足下高姓大名柴進
指着那漢說出他姓名叫甚諱字有分教山中猛虎見時
鬼散兇離林下強人撞着心驚膽裂正是說開星月無光
彩道破江山水倒流畢竟柴大官人說出那漢還是何人
且聽下回分解

李秃老曰。朱仝雷橫柴進。不顧王法。只顧人情。所以到底做了強盜。若張文遠。倒是執法的。還是箇良民。或曰。知縣相公也做人情。如何不做強盜。曰。你道知縣相公不是強盜麼。